

青來館



印譜自序

童年學書畫。每以無印顏為恨。時乏篆刻。携能為

初境也

之。亦時有索者。歷八年。印越成冊。頗自喜。辛丑八

月。始晤喬五橋先生。經指授。又出示所刻。字畫道

勁。摩挲不置。因恨相見晚。知從前之謬。先生又云

非讀說文不可。摹刻秦漢印。故好。然不識字畫之

進境也

所由來。亦何異信手塗鴉耶。余深信之。因出秦漢

印二冊。贈余。攜歸。展玩之下。心凝形釋。視余刻

益知謬。夫印刻之妙。在氣味。氣味之得。在詩書。與

益進境也

長樂郭振錫印

郭振錫印

至此真可追踪
漢人矣

閱歷此先生所以有名山大川賢如大知之勗也
丙午十月復集成冊質諸先生先生曰此追秦漢
其庶幾乎因為之序余亦以數年精神不忍棄置
遂述顛末論諸博古云爾

自序印後推重五橋德實也鳴謙也

段極合筆心疎古智禎

蔣雄甫秀才小傳

蔣王虹字雄甫沽上人初不相識性孤直寡交沉
書籍不與衆同也家貧其翁令就市雄甫朝市暮
讀市人厭去之翁以頑慵驅之雄甫忍飢囊書讀
郊外後補博士弟子員非有志者難如此也壬寅
始識于張君思超座見貌古有奇氣談言蘊藉博
覽羣書所著極夥或有未知者多虚心考稽其知
者亦未嘗吝不示人也相往來近十年雄甫之學
未嘗休暇方余聞雄甫學問人品始謂過之繼愧

未逮每與鄉人談及雄甫不以為謬者罕矣所著
集俱在世之覽斯集者以雄甫為何如耶

守利者說

守利遺害於子孫者往往有之夫利不有上無以
事父母下無以養妻子外無以完國課三者缺一
不可利之有益於人也豈不深哉缺者尚謀况父
立子守理固然也夫先人立之有道守亦宜然子
獨不知身內有倫黨利又其身外者也目無倫黨
論者以為不識綱常大義囊無餘資不過寒士而
已其孰重而孰輕耶嘗聞有以升斗乞於子者乃
同姓也非無因而至同姓古所敦親朋其次也在

子不過滄海一粟彼可以全其性命子乃不為其
固守也如此既聞攜其金帛珠玉與人交其揮灑
也又如此使怨聲在道聞之者莫不言過當時以
子之勢無敢報怨竊恐諸類此行將遺為子孫害
者不少也設吾不與子之先人夙好何敢陳言幸
子又知吾之庶貞不吾疑也是為說

苗瘋子記

苗瘋子不知何所人壯年即遊津門性嗜酒善畫
酒仙筆之所到覺酒氣拂拂十指間津之人往往
異之嘗以畫謁先大父大父惡其顛辭不見終日
遊市中聚羣兒戲羣兒呼之為苗先生瘋先生或
應或不應問出所作畫索酒羣兒亦樂之顯者聞
其異名之多辭不去於是瘋子名益著余見瘋子
時年已八十餘鶴髮童顏無烟火氣冬夏惟披單
褐後僑寓天后宮天寒更居樓上四面接天雪花

撲面或三五日不下樓人疑其凍死矣往視之則
酣睡案上殊無慄容覺亦不自知時日後數年乃
卒卒時盤膝坐玉筋雙垂市人以為仙去故至今
猶有以苗仙稱之者庚戌冬蔣雄甫欲傳其人詢
于余余為悉所見聞并論世人役役浮塵中未能
節嗜慾年未半百而精神衰竭瘋子雖沉酒麴蘖
中而無嗜好觀其酣睡數日不知寒暑終日與羣
兒聚處所謂獨全其天者非耶雄甫深然余言故
為之記

書倪迂山水後

古人用筆簡而易足今人用筆繁而易缺其不同
不在畫耳松雪跋蘭亭云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
神品近人多宗倪迂不識倪迂人品安能學倪迂
之畫耶數年前友人携此畫求識展玩覺清氣逼
人一石一樹非近人所有尺幅具千里勢構之力
不得假觀竟夜欲摹之無入手處至結夢想旦即
携去而畫之精神猶在目前後市人復以此畫求
售重酬其直藏如拱璧盖倪迂生平所作無幾至

今贗者多魚目混珠豈能久耶蔣湘帆云倪迂深
自貴重畫如藐姑射仙人不食烟火姿態特異尤
為元四大家之冠是真卓識也夫

記夢

甲辰五月四日夢青衣招予強執余手不行而前
仰觀則與天近俯視則路衢城郭超而過之有項
至朱門高聳壯麗從角門入甚幽暗余方徘徊旁
有指余者曰此大逆也守之勿逃更入一層益幽
暗旁立多人若書吏然有聲嗚嗚不知所來引聲
窺之巍巍如殿中設一案有衣白披髮者數人虬
髯恠眼抱拳而立下伏一人釘其四支問誰慘如
是耶答曰與子同逆將同罪遂不敢問亦不解其

言繼恍然悟世所稱陰府者此殆是歟嘗聞杳杳者鬼神古人罕言之人事可推陰陽難測其夢耶其誤我耶抑又思之夢可以覺誤可以辯何足畏也時有蒼髯者揖予曰聞君善書請以短幅因就所持素笺為書李北海三數日晴一段至李邕白止餘述年月日時署名於後意在或有不測使覽者知斯為絕筆也復聞人聲呶鳴金鼓齊鳴動者以靜居者以立環向莫不肅然于渺茫中見衣紫莫辨其形命招李某羣令予應之予曰我非李姓蒼髯者曰誤矣因以書笺示衆云果誤矣令還有人執手從梯上之如井口下如深潭推下之予驚寤競戰惕勵汗出如漿憶生平之夢未有如是真切可恆者是為記

解鐵樵集刻印譜序

解十五鐵樵為余總角交每過我都不作童子戲對語無間言者十餘年矣余習篆刻鐵樵慕之其兄竹巖命從學余曰雕蟲小技毋為楊子雲所嗤耶竹巖曰使弟得友君甚願非弟篆刻也繼余告鐵樵曰高氏青疇李氏放亭皆今之摹古者讀書萬卷歷覽名山大川浸淫諸鼎彝文發于篆刻猶是字法而氣味殊焉鐵樵聞之曰技亦道也於是汎覽金石諸錄運竒奧于胸中得氣味于腕下幾

於追步高李矣已酉仲秋余自金臺歸鐵樵質所
刻印譜余見其筆勢道勁清氣襲人鐵樵才力過
人固如是哉竹巖曰君力也余曰此殆天授即余
亦當退避三舍因誌數語以俟覽者

求徵詩啟節略

家母氏孳幼知大義年十九歸先君侍先大父母
俱盡婦道時諸父及二姑皆年幼先君居長外事
悉先君攝擋內則家母操作數年間諸父及兩姑
娶嫁畢家母處妯娌最和視從子一如己出兩孀
母益推重焉無何先君見背銓生甫三歲家母年
二十八從容向家人曰夫沒吾固當殉其如堂上
二人何且幼稚無依吾不能不稱未亡人也生銓
姊妹四人妹猶在襁褓家母嘗語銓曰此後吾與

汝依兩叔父為活凡汝父所有悉宜公諸不得少
隱^銓少多病七歲方就學後人口漸多家計日促
叔父遂不兼顧家母晝侍翁姑夜課^銓讀以女紅
供甘旨者有年先大母寢病每侍湯藥及溫清之
事家母必先之衣不解帶者兩越月無倦色迨先
大母卒家母備盡哀禮及先大父病卒家母勤勞
如事先大母親串有以節孝稱者家感^母然曰此婦
人分內事不然何以見亡人于地下耶先外祖乏
嗣家母有同懷姊隨宦江西先外祖病卒凡湯藥
及殯斂事皆家母一人外祖母遂迎養^銓家八旬
乃卒家母卜善地合葬焉^銓姊妹三人皆適同里
望族^銓娶張氏子一女二明年七月七日為家母
六十生辰敬求椽筆作徵詩啟^銓銜感不朽謹叙
節略如此

直沽漁隱
直沽漁隱述者忘其姓名寓京師某考功家丙辰
冬喪偶畢葬事來都仍以筆墨酬應夜乃枯坐一
室鬱有所思同寓者素知伉儷最篤每集其室
相與言笑以破寂寥一夕漏三下同人散去漁隱
孤燈相對忽有童子携衾枕入自陳於榻返身欲
行漁隱怪寓中素無此人問之曰奉家主命奴不
知也遂去聞異香撲鼻尋之出自衾中衾以紅呢
為質三藍繡百花枕以素羅法宋錦雜以白鶴皆

直沽漁隱

直沽漁隱述者忘其姓名寓京師某考功家丙辰
冬喪偶畢葬事來都仍以筆墨酬應夜乃枯坐一
室鬱有所思同寓者素知伉儷最篤每集其室
相與言笑以破寂寥一夕漏三下同人散去漁隱
孤燈相對忽有童子携衾枕入自陳於榻返身欲
行漁隱怪寓中素無此人問之曰奉家主命奴不
知也遂去聞異香撲鼻尋之出自衾中衾以紅呢
為質三藍繡百花枕以素羅法宋錦雜以白鶴皆

妙不說

彼何人斯

精緻可愛。意必遠客。是主人留宿者。疑門以待。客久不至。漁隱倦曲肱睡去。似有以手推之者。驚醒見客隅坐。裘金醬色。以青絨為便帽。嵌以金寶紅絨結頂。大子杏穗。長拖腰間。貌如好女子。年約及笄。細視眉額間。有奇氣。復覺肅然。狀貌不類北方人。漁隱即起謝過。呼茶無應者。客曰。無須。想尊紀已睡爾。語似本京人。疑居此數載。曾無一面。又疑其獨至。因問與居。停善否。曰。不相識。誰邀至。曰。欲與足下作竟夜談久矣。今始便。故抱衾枕相就。幸

五狐字似鏡花水月

勿棄。漁隱曰。夜已深。門尚未闔。耶曰。闔者自闔。行者自行。漁隱驚起曰。客非鬼耶。答曰。狐耳。耶為崇。弗評。問曩居何處。曰。居城東。漁隱本曠達。亦不為怪。見其言語吞吐。時作羞澁態。戲曰。擁繡被而來。得無效鄂君耶。狐赧然良久。作耳語曰。君真解人。漁隱心動。復正色曰。鄙人生平不解此樂。恐負雅意。狐曰。為友亦妙。遂與評論古今。狐殊博洽。鏤金雕績。粲然齒牙間。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尤覺非意所及。漁隱驚服。黎明。拋衾枕去。知其必來。置酒

吞吐六妙神利之年

照應好

孤又雅人深致矣

巧句

以待晚果至。對飲間。孤曰。何不一領寒舍。漁隱以路遠辭。孤曰。隨我甚易。以手相携。方啓簾數步。即入一室。呼燈。有持紅燭入者。即前夕携衾枕童也。稍坐。童捧茶至。味美而香。案頭陳古銅瓷。圖書滿壁。東隅懸青原相公一聯。竟不知從何得來。中設床帳。四圍短榻。書畫連几案。翻閱之下。多金石文字。漁隱曰。賢者亦樂此乎。曰。昔曾涉獵。論古鼎彝文最徹。漁隱問。歷代有能汲古通金石者乎。曰。唐以後無人。因出所作篆隸詩文數冊。遍覽之。雖古

妙趣環生

名士不及。益敬服。曰。吾當師事之。孤甚謙遜。仍携歸寢。晨起。孤與衾枕俱亡。漁隱惆悵。如有所失。疑孤不復來矣。是夕又至。問曰。何不別而去。曰。來時座多雄談。非俟其去不可入。心實不耐。交欲淡。輒當自至。漁隱目欲其顏。心頌其義。疑孤別擇所交。更不敢妒。孤後至。鬚已鬢鬢。異之。答曰。非此不足以為人師。

稗史氏曰。昔云城北徐公甚美。今孤自云居城東。殆亦欲自著其美耶。然觀其究金石文章。談博淹

雅。今古罕觀。世之作握管生活者。可以少愧矣。抑
聞。狐善飲酒。多俠腸。噫。狐可狎乎。雖丈夫何多讓
焉。

言在此而意在彼。善戲謔兮。不為謔
兮。方之聊齋。不徒頽頽已也。若村智叟
致

仙侶偕遊記

余性嗜山水。往所遊歷。多為圖記。以當臥游。自壬
戌歲歸里。後每憶舊遊。時結夢想。庚午之秋。八月
既望。庭前玩月。獨坐良久。方就寢。窗月皎然。衾簟
涼生。忽忽睡去。信步閒行。得一山。逶躡級而登。忘
路之遠近。且忘為夜也。雲擁山半。澗水潺湲。景愈
奇。而徑愈險。扳岩牽石。髮始達其顛。茂林脩竹。
羣峯拱立。都非夙所見者。於叢竹中。得小徑。曲折
百餘步。隱隱見洞門。意必備道者。隱處徘徊。聞洞

門忽開有小鬟眉目如畫見客不驚亦不却嫣然
展笑問客何來答曰遊覽至此曰健遊哉此地亦
能到耶門內有人問曰向誰言耶聲亦女郎恍若
鳳鳴鬟回顧曰是遊客誤入耳女郎外窺似甚詫
異淡妝高髻衣薜荔拖長帟容光若神顧予曰吾
以為誰直沾漁隱耳何以至此予驟然不能對漫
應曰慕此名山久矣此殆天酌夙願耳女歛衽曰
君非自具仙骨鮮能至此山僻路遙得無勞乎可
稍憩烹泉以獻予意稍安鬟前導而女隨之洞門

以內青嶂錦屏列飛流下注蒼松翠柏高蔽天日
復入一門丹桂三四株本皆合抱香飄四字疑入
月窟屋五楹甚軒敞中以石屏為間設竹几延客
坐女自距石榻鋪以草茵高几陳博山鑪壁懸瑤
琴旁置瓷數器古樸可玩因問山名並詢相識之
由女曰黃海之遊樂乎始信峰頭撥琴而彈者非
子也耶曰有之然未嘗與仙姑遇也曰有與君立
設者頗憶之否予緬想曰惟胸前挂黃布囊往文
殊臺進香兩樵子耳鬟旁立掩口而笑女視以目

曰是妾與鬟幻形耳予始悞為真仙也女自道姓
字並述得列仙籍顛末鬟進泉一器飲之香沁肺
腑既欲興辭而以未遍覽山中景物為悵女似解
意曰暇當再降當奉陪也予曰仙凡路隔後會難
期曰有仙緣者自能至耳鬟仍前導女送之出因
尋舊路嵐氣四合山色蒼暝始記為夜既醒恍在
目前然以幻境都不在意又疑為山精狐屬莫可
端倪再往之念不敢復萌辛未上巳夜復夢登山
忽得舊徑因憶往事又存可遇不可求之心且行

且思竟至故處試敲洞門而女應之啟門延客曰
何久不至曰瓜李之嫌不可不慎恐踏劉阮故事
人言可畏女曰巫山神女之誣又何足為憑如君
之行求諸古今鮮矣雲封霧鎖之地若有凡念山
靈亦不許也予曰得仙姑為遊侶足矣女曰此願
易酬問山中飲食曰惟泉與果他無需也問何果
女視鬟鬟笑外走曰摘數枚來稍遲捧果至色青
白類石試嘗一枚甘粹異常口中鱗鱗有聲如嚼
冰然女曰久食骨健身輕可不思煙火食予曰承

示與有仙緣囊頗疑之然以絕無形跡之境信步
可到其夢耶真耶恍惚不能決願得一物出以為
證女曰山居無長物因摘壁間竹笠與拂塵曰以
此為奉予舉手稱謝女曰曩欲覽此中景物今可
以行予曰諾女戴笠自攜筠籃命鬟抱琴以隨凡
所遊歷靈區奧境悉誌之以詩

讀來青閣詩鈔書後

古云詩以達性情或得志同道合之侶或覽名山大川之勝有契於心而發於言為之以暢懷為之
狀景皆所以篤交道志踪跡寓不忘也郭東山先生臨汾之望族也少穎悟讀書之餘即究心於詩
古文詞平居端默寡咲言鄉里咸器重之早歲失
怙事母至孝待昆弟謹讓和平睦族敦宗欣親潤
友皆出於天性之真雖任家政每手不釋卷來青
閣即先生讀書處也時集高人達士遊於筆硯從

容文酒而已著有詩鈔二卷傳世聞先生嘗居津
門與吾鄉先輩張公拱之牛公師竹遊予生也晚
以未獲接先生顏為恨然得與令嗣用和交既善
且久用和溫雅謙抑其淳樸有古君子之風蓋有
自也相與談詩論畫近廿年恒如一日今春用和
自汾來津以此卷見示捧讀之下聲高調逸真王
孟遺響也於是益知先生浸淫於此者深矣用和
屬予為序固知用和意更有在謂予與交最深而
知其家務最悉故爾茲僅以詩稱先生固不足以
此

盡先生不以詩稱先生尚得為知詩乎予不敢辭
謹述顛末以俟賢士大夫之為來青閣詩序者如

為原任長蘆鹽政李怡菴先生告資斧啟

怡菴先生與銓為筆墨交自庚戌歲邂逅於京師迄今
廿有餘年非闕曾任長蘆鹽政也及任長蘆時復尋舊
好先生嘗語人曰青來端人也澹泊自甘商確筆墨外
止談風月而已昔假館京師而四方慕者益眾有求必遂
曾無吝情真洗盡古今畫家風能結翰墨緣無如青來
者先生乃銓之知己也先生被議後久羈囹圄家徒四
壁度日如年晨炊不繼一籌莫展傳者含涕而聞者酸
心茲聞有公啟為告資斧計者美舉也醴務及兩書院

不乏念舊之人。銓同此心，恒苦力薄，欲乞諸隣，曩之酌
應，或直若罔聞於心，未忍躊躇一室五內，如焚適友人
詰之，因傾辭以對。友人曰：「迂哉君也！」雖無債財之交，曾
結翰墨之緣，數十年來，朋好之索畫者，未嘗藉乞升斗
更多，因親及親，因友及友，來者不拒，各使欣然。翰墨之
緣，豈不深哉！何弗小啟，以負戚友言者，弗至傷廉而得
者，可以延命。曾索畫於君者，得藉此少酬於昔日未索
畫於君者，當圖報於將來。朋好既可，因親及親，以索畫
亦何妨？因友及友，而為詞。君自不言，誰將體之。銓敬諾。

因述顛末，以告諸君子之前。樂助者，諸君也。受惠者，怡
菴先生也。代言而代感者，沈銓也。

三六八

明倫彙編

家範典



